

梦枕幻花 著

因缘妙美人

YINYUAN
MIAOMEIREN

只是半年时间，
四国血浸大地，白骨成山。
花弄影命尽，而四国战乱不息，生灵涂炭，
后人称她为“乱世之妖”。

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梦枕幻花 著

缘妙美人

YINYUAN
MIAOMEIRE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楔子(穿越前)

青芽篇

- 第一章 多难出走 5
- 第二章 长生公子 16
- 第三章 与天争命 26
- 第四章 迷奸之耻 39
- 第五章 锦瑟华年 50
- 第六章 命轮脱轨 60
- 第七章 逃之夭夭 72

初放篇

- 第一章 冤家路窄 85
- 第二章 青丝曼绾 104
- 第三章 意外之逢 127
- 第四章 涟漪初起 147
- 第五章 盟誓心约 168
- 第六章 芳尊点选 184
- 第七章 雾昙验情 207
- 第八章 天音重逢 228
- 第九章 魂访解印 247
- 第十章 天劫到来 265





花妍篇

- 第一章 人间极品 287
- 第二章 干卿底事 303
- 第三章 雷雨突至 320
- 第四章 惊天密谋 338
- 第五章 笑启战端 355
- 第六章 炽爱情魂 376
- 第七章 心殇削颜 394
- 第八章 百年夙愿 413
- 第九章 千山飞渡 430
- 第十章 狼烟腾起 449

花隐篇

- 第一章 神谋奇计 467
- 第二章 圣神之战 476
- 第三章 皇家密蛊 486
- 第四章 苍天遗恨 496
- 第五章 祸不单行 505
- 第六章 空谷幽兰 515
- 第七章 万里劫掠 524
- 第八章 驭魂箭术 534
- 第九章 梦耶非耶 547
- 第十章 红尘仙隐 559

花
妍
篇





第一章

人间极品

于是，花弄影第一次看到步天音冰冷的脸破碎了，想吐又吐不出，痉挛着从袖筒里抽出银黑的长索。

迷梦湖。

千朵紫莲在夜萤幽幽的冷光中婷婷而立。

湖中心，莲台上，沉睡着一个白衣佳人，容光令满湖紫莲失去颜色。

幽光中一朵墨玉素心兰开放，现出一黑袍男子，发长及踝，浓密乌黑，泛着星辰一样的光泽。姿容邪魅，眸光流转间勾魂摄魄，荡心夺志。

凌空御虚，黑袍男子飘到莲台畔，伸出有如白玉雕琢的手掌，向白衣佳人轻一弹指，佳人便悠悠醒来。揉揉蒙眬的眼睛，佳人看看黑袍男子，“妖王？”

妖王微微一笑，撩起长袍坐下。

佳人愣怔着看了他一会儿。妖王也并无话，只是含笑托颐看着她。

“你来有什么事？”到底还是她沉不住气。

妖王淡笑道：“来观赏我的装饰品。”

佳人呆了一下，怒道：“就为了这把我弄醒？我要睡觉，你自便。”说着又卧下，合眼翻身，不再理他。

有一股莫名的力迫使她转过身来，面对妖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妖王饶有兴致地笑问。

翻了个白眼，花弄影老大不愿意，最后还是说话了：“你能知过去未来，还用问我？”真是纯心消遣人，闲得无聊。

妖王似乎感觉很有趣，魅惑的黑眸轻眯，美好的唇角微勾，“我虽知道，却想听你告诉我。”

没事找事的类型，但还真不能太忤逆他，毕竟是法力无边的妖王陛下、身体的主人。“花弄影。”她懒得多说一个字，再度合上眼睛。就算无法睡着，闭目养神也好。

安静了一会儿。

这厮终于知道不招人待见了？走了？走了便走了，哼，省得浪费我的睡眠时间。花弄影安下心，渐渐落入梦泽深处。

什么东西？脸上痒痒的，花弄影下意识地伸手擦去。结果，抓到一只手，清凉滑润，触感极好。

心下一惊，花弄影睁眼一看，果然，是妖王的玉手，于是赶紧松开。偷眼瞥见妖王妖娆的黑眸内闪过一丝不悦的冷光。有微汗冒起。

这厮果然跟天音以前一样，只能他碰别人，不许别人碰他。有毛病！花弄影微皱眉，默不作声，闭眼。

谁知，脸上又痒痒。花弄影极力忍住心中的不快，不予理睬。一会儿，那痒痒又滑至脖子。再忍。可是，那痒痒并不因为她的忍耐而稍有收敛，继续下滑。

花弄影真是忍无可忍！豁然坐起，她扬手打去，“你到底有完没完？！”竟然摸她的胸！

她当然没能打到他，反而被拉入怀里。

“呵呵，真有趣！”妖王笑得很欢快，一手还摸着她盛怒的脸，“生气的时候也很好看，果然是个美好的装饰品。”

花弄影无语向天。鸡与鸭没有共同语言，沉默吧沉默吧！跟此人无话可说。她挣出妖王的怀抱，卧倒，闭眼，双手抱胸自我保护。

妖王倒也没继续不轨，只听他微带笑意的声音道：“你不问问我吗？”

从眼皮缝隙间看见他轻笑斜卧莲台侧，黑发如水般迤逦身旁，即使幽暗中也闪烁着淡然星光。身上黑袍比黑夜更黑，却更能衬出他长发的亮丽柔软、浓密顺滑。一片黑色中，他的手，他的脸，白净无瑕耀人眼，媚艳妖娆，令人惊心。这景象烙在花弄影心底，永生不忘。

闭紧双眸，将他逐出眼瞳，花弄影闷声道：“问什么？”

“随便什么都行。”他倒是很有闲聊的兴趣。

可惜找错了对象，更弄错了时间。但偏偏他是个得罪不得的人物——不，是妖物，总还得敷衍一下。

“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无聊的问题。然而，就这简单的问题却似难倒了妖王，他竟沉默了一会儿。

花弄影好奇心大起，睁开眼睛盯着他。难道他竟没有名字？哈哈，可怜的家伙！如此一想，心情好了许多。

“我的名字具有极大力量，不能告诉你。以你人类的身体，若念出我的名字，会魂飞魄散的，这美丽的躯壳也会成为飞灰。”妖王缓缓道，蹙眉。

啊？花弄影大吃一惊。真的假的？但看妖王神色，显然很认真。

妖王望着花弄影粲然一笑。花弄影猝不及防，被电得心跳快了一拍，红了脸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的魅力指数是七八个天音加乘，电力十足。

“对人类来说，名字只是呼唤的特别指代。那么，以后你便唤我北羽滢吧。”妖王北羽滢轻瞟着花弄影微笑，那神情，妩媚无比。

花弄影呆了一下，大脑迅速做出判断。他并无勾引之意，只是天然的风情、天生的妩媚，就如天音，魅惑来自于风骨，无关心性。

“哦，知道了。”花弄影又闭上眼。

又一次安静了片刻。

“为什么不爱理我？”

“因为我要睡觉。”花弄影很诚实地回答。

“呵呵，步天音对你很重要吗？”

花弄影立刻睁大眼睛，刷地爬起，“怎么？他有什么危险吗？”

北羽滢笑得很魅惑，“看来，他对你确实很重要。”他轻眯起眼睛，“你求我，我便告诉你。”

这死妖怪！花弄影恨得牙痒痒，可是拿他毫无办法。心里斗争了一会儿，花弄影终于放下自尊，挤起一脸媚笑，“求你告诉我吧！”

“我是谁啊？”北羽滢悠然道。

花弄影真想撕破他那华丽丽的脸！强忍住痉挛的手，她继续媚笑，“尊贵的妖王北羽滢陛下，求您告诉我天音的事吧！”

“呵呵！”北羽滢很愉快地笑起来，笑得花弄影差点儿控制不住自己的手。

“步天音逆天救了你的命，你可知道他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？”

知道还用得着求你？！“不知道。”花弄影乖巧地笑着，把唇咧得恰到好处。

“他虽在化身人形时遭到石击以致妖力尽失、记忆全无，但总算是修炼了三千年，灵质慧根犹在，所以后来修炼长生诀事半功倍，以妖体修得半仙之身。他继续修行本有望列入仙籍，却因救你逆天，名字被永远从仙籍上划去了。原本他还要遭受天雷灭魂之劫，所幸你下山之后修德积善、普救天下，因而免了他的天雷之劫，贬为凡身。”

花弄影听得似懂非懂，怔怔地消化了半天后道：“长生诀与修仙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修炼了长生诀啊。贬为凡身？可是天音的容貌这些年一直没有变啊。”

“长生诀便是一种修仙的道术。以你的资质，便是修炼到老死也无法得窥门室。”北羽滢的眸光带着轻谑之色，“步天音虽被贬为凡身，但仍保留了驻颜之力，现今容色可维持至老死。”

花弄影没顾得上为他的轻蔑生气，心里被歉疚填满。

她正自怔然，北羽滢却不甘被冷落，用一根纤纤玉指轻挑起她的下巴，如水晶般清透悦耳的声音道：“在想什么？”

花弄影被迫抬头与北羽滢对视，在北羽滢幽幽黑瞳里看见了自己空洞的双眸。她神思恍惚，心不在焉地看着北羽滢媚冠寰宇的脸。此时，北羽滢的美丽被无视了，她满脑袋想的都是由北羽滢一根头发变成的步天音。

但渐渐地，她的精神不得不拉回来正视北羽滢。因为，他的脸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在他的眸中，花弄影看到了热烈与陶醉。不过，那热烈与陶醉无关男女之情。刹那间，花弄影想起了缔结契约前北羽滢说的话：“没想到，人间会有比我更美丽的人，我对你的躯壳很有兴趣。”原来，这北羽滢也是外貌协会的，而且狂热程度比较起来，如果花弄影是会员，他就是会长。一时间，花弄影满头黑线。但是，说起来，她还得感谢北羽滢这个癖好，否则引不来他，蓝田玉与步天音早就命丧于龙擎天的埋伏了。

紧接着，花弄影又想起了北羽滢刚才的抚摸。原来，他的抚摸只是仿佛玩赏雕塑艺术品一般，完全无关情欲。一想到此，花弄影又不禁感到无比屈辱。不被当成人，不被当成生命对待，没有尊严与自我，所以，北羽滢认为，他的抚摸就和把玩一件喜爱的玉器一样，无须过问她的感受。泪瞬时涌上眼眶。

但花弄影随之又想到，也好，只是作为装饰品，如此便无须担心会受到侵犯。毕竟，没有人会爱上一件雕塑，更不会想侵犯一件雕塑。想着，花弄影不觉松了口气，脸上现出笑意，而泪珠犹在眼眶里打转。

北羽滢好奇地欣赏着她多变的表情，双手捧着她的脸，轻轻舔去她的泪珠，咂了咂嘴，眼睛微眯，“有点儿咸。”望着她，北羽滢抚摸着她的五官，“真是美！”那神情就像在称赞一件工艺品，“打造得真精致！”

很安全！花弄影想，笑得更轻松灿烂。忽而想起什么，她连忙抓着北羽滢的衣袖问道：“那日你除了改变道路使他们不相遇外，还做了什么吗？二皇子好像撤军离开了浮泽哦。”原本担心他会来倾音园找麻烦的，结果几天下来完全没事。

“我那浓雾不仅阻隔了视线，而且还抹去了他们来浮泽的目的和有关你在浮泽的消息资料，改为只是来浮泽巡察民情。”北羽滢放下手，唇边泛起淡淡笑意。

法力高强就是拽啊，花弄影感叹，但想想又不满足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直接抹去我对我的记忆？这样我以后就再无顾虑了。”

北羽滢摇摇头叹道：“他是帝星，天生拥有防御及抗术之力，并有七星守护。而且，他对你的执念很深，我仅是抹去他此行目的和已掌握的资料已是不易。”说着笑笑，“而且，保留他对你的记忆与眷恋也不无用处。”

花弄影迷惘，不无用处？

“今天就鉴赏到此。”北羽滢玉指一弹，花弄影就陷入了迷梦湖底。

脸上微痒。又是北羽滢那厮？！花弄影恼怒，猛抬头一看，满面怒意化为一腔欢喜与

无限柔情。

“玉，玉，你醒了?!太好了!”花弄影喜极而泣。

那天夜里，蓝田玉和步天音寻到她时，蓝田玉的紫衣已经完全成了血衣。确定她安然无恙后，蓝田玉一口气松懈下来，立时晕倒在她怀里。步天音知道是苏宇元救了她后，虽因洁癖眉头紧皱，但也扶抱着苏宇元回了倾音园。而藪春与月魂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美丽的笑容了。

得了北羽滢千年妖力的花弄影，看起来有如常人一般精神健朗，连拖带抱把蓝田玉弄回倾音园玉洛轩后，赶紧为他医治。然而，蓝田玉的脉息极弱，纵然她施尽一切手段，却也始终没有醒转。

花弄影含泪吻着蓝田玉的手，希望他恢复原来的温暖与生机，低声唤着“玉”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心里是满满的柔情与爱怜。在这一刻，她清楚地知道，就算蓝田玉化为白骨，对她来说，也珍贵得胜于世上一切。

她想起曾看过的一个故事。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在爱人死后，夜夜睡在她的坟畔，犹若生前夜夜睡在她身旁一般。那时她无法理解他的感情与感受，此时却完全体会了。若蓝田玉再不能醒来，她也愿意抱着蓝田玉的尸骨永眠。黄泉九天，永生相随。

哭泣中迷糊睡去，想不到醒来时蓝田玉也醒了，真是天赐之喜。

蓝田玉微笑看着她，美丽的眼眸内是她所熟悉的温柔深情。只是，好像还是有些变化。仍是清雅出尘的面庞，圣洁纯净，温润高雅，但不知为何肌肤透出一种柔和的光泽。熟悉的绝丽容貌，却又无端感觉其美更胜于往日，让人目眩神迷心旌神摇情难自己。花弄影脑中冒出一种想法：蝴蝶每一次蜕变，美丽都会远胜于前。

忽然想起自己跑出晓寒楼的原因，花弄影连忙握住蓝田玉的手道：“玉，我想起来了!以前的事我全记得了!”说着露出甜蜜的微笑。

蓝田玉笑起来，有若春天瞬间来临，繁花争艳。轻轻把花弄影拉入怀里，他低低道：“无论是否记得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青洛，即使你忘记了，我也会替你记着。”

依在蓝田玉怀中，淡淡甜香弥散在鼻端，花弄影不禁莞尔。是啊，即使忘记了过去，对他的爱却刻印在骨头里，因此再次爱上了同一个人。

蓝田玉轻吻着花弄影的发际、脸颊，不放过一处，温柔的手抚过她的脊背，令她脸红轻颤。

“那个，玉，你，你的伤怎么样了?而且，昏迷了这些天，现在，该饿了吧?我去给你拿碗粥过来……”花弄影说着急忙跑出去。

平静了心绪，花弄影从厨房端了碗熬得近乎浓汤的鸡肉粥回来。

蓝田玉倚在床榻上含笑看着她。凌晨时分昏暗的房间因他而显得明亮温暖，仿若天堂。

花弄影红着脸坐到床边，用白玉汤匙轻轻搅了搅青瓷碗里冒着热气的鸡粥，舀了一匙，小心地吹了吹，唇微触，感觉温度正好，便递到蓝田玉面前，示意他张嘴。

蓝田玉一直含笑看着她，让她的脸愈来愈热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只好目光低垂，看着递到他唇边的汤匙。

蓝田玉伤后唇色很淡，轻浅的红，让人不胜怜惜。唇微启，含住汤匙，隐约看见樱色的舌轻卷，把粥纳入口中，随后白玉匙被轻顶出来。樱舌微探出少许，在轻红柔嫩的唇上很快舔过又瞬即缩回。好可爱，好诱人！

“青洛？”蓝田玉温柔悦耳的声音轻轻响起，好像初晨薄雾中的笛音。

“青洛。”蓝田玉的声音里有微微的笑意，“我吃完了。”

“啊。”花弄影清醒过来，脸更红了，又舀了匙鸡肉粥轻轻地吹吹，递到蓝田玉唇边。若有若无的甜香弥漫室中，脉脉时光便在一喂一吃中悠悠而过。

最后一匙粥喂完，花弄影惋惜道：“没有了。”

蓝田玉仿佛知她心意，轻笑道：“我还要吃。”

“嗯，我再去端一碗。”花弄影说着便欲起身，心中窃喜：太好了，又可以喂玉了。

“不吃粥了。”蓝田玉拉住她，把碗和汤匙放到一旁几上。

“那，喝点儿汤吧，厨房里有很鲜的鸡汤。”这些天厨房都会熬些汤，并且总是温着，预备给蓝田玉与苏字元醒来喝。嗯，对了，一直都待在玉这儿，还没去看过字元，不知他现在情况怎么样。

蓝田玉低笑，把花弄影整个儿拥在怀里，轻咬着她粉嫩的耳垂道：“也不喝汤。”

“那你想吃什么？”花弄影才说完便醒悟过来，感觉全身都红了，“不，不行，你的伤……”

“已经好了。”蓝田玉吻过她的柔颈，继续向下。

花弄影不信。怎么可能？！先前还奄奄一息，怎么可能一醒来便没事了。但摸蓝田玉的脉搏，的确沉稳有力。

呆了呆，花弄影把蓝田玉按在床榻上，扒开他的衣裳，解下缠绕的绷带，定睛细看。蓝田玉白玉凝脂般的胸膛上有一处淡淡的粉红痕迹，在心口位置。除此之外，别无瑕疵，更勿论伤疤。

脑子里有刹那的迷雾飘过，花弄影恍惚了一下，揉揉眼睛，又看了看，伸手摸摸那粉红之处。会震动，心跳起伏有力，似乎真的复原了，太好了！

花弄影正呆笑着，身体已经被蓝田玉抱紧压在床榻上。

“玉，轻点儿，当心撕裂伤口。”刚愈合的伤口很脆弱的。

蓝田玉笑着吻了吻她，低语：“那青洛在上面好不好？”浓郁的甜香气息袭人，火热肌肤透出诱人的轻红。

花弄影羞得全身都快着火了，但是，内心深处何尝不想，又须得顾虑蓝田玉的伤，因此，只得接受蓝田玉的建议。

看看窗外天空，已些微发白，花弄影有些犹豫，“天快亮了。”

蓝田玉封住她的唇，含糊道：“没关系，还有许多时间。”

深吻中两人的衣衫褪去，初夏黎明前的微寒空气也因相拥相依而温暖芳馨。

爱是人间至醇的美酒，饮过的人无不沉醉其中。

花弄影与蓝田玉在这旖旎光阴里恣意纵情，竭力爱着对方，也全心接受着对方的爱，灵与欲完美结合，身与心合一。

当他们肆无忌惮地相爱时，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。

玉洛轩门口。

“请让我进去，我有急事要报与小姐！”

“不行，苍离，我们公子刚醒，小姐正在照顾他。你这样急慌慌进去若惊到我们公子就糟了。”

“可是苏公子醒来后见不到小姐，食水不进，也不吃药，已经两天了，再如此又将陷入危境。我先回去照看苏公子，请你务必代为传报！”

“嗯，好吧。”

云雨之后，侧卧相拥，躯体交缠，丝发混成一片，难分你我。

蓝田玉清丽纯净的面庞上漾着幸福满足的浅笑，肤光胜雪，原本就光润有如明珠，此时更添了层柔和的光辉，整个人都似在发光一般。

休息片刻后，两人在青瓷砌成的温水浴池里共浴。

这青瓷浴池是花弄影费心设计的，只因一直觉得古代的浴桶用着不够舒服。

水映青瓷，碧波微澜，雾气缭绕，浴花飘香，青丝纠缠。

“青洛，在楼蓝山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蓝田玉柔润清朗的声音响起。

花弄影微愣了一下，立时明白，蓝田玉也发觉她的身体变好了。微犹豫了一下，她还是如实一一讲了，包括与妖王北羽艳的契约。对蓝田玉，她总是能全心信任，无所隐瞒。只不过，她没说订契约是为了救蓝田玉与步天音，而改成为了延长生命。也不算说谎，因为，那契约确实使她垂死的身体得到了挽救。

“青洛要求陪伴我们直至离世？”蓝田玉若有所思。

“嗯，对啊。因为我想，妖王或许真能办到，改变命轮，令我延寿。玉，我想在你们身边。”花弄影从后面环抱住蓝田玉赤裸的身体。好光滑，触感真好。

蓝田玉微笑，回身抱住花弄影。“按照你的要求，只要我们活着，你就不用履行契约了。青洛真聪明，呵呵。”

玉似乎话中有话，花弄影疑惑。

蓝田玉只是笑，拿过澡巾为她洗浴。

清澈透明的水流过冰玉凝脂般的肌肤，似乎也带了隐隐的香味。轻轻揉搓过后，肌肤雪白中透出轻淡的红，犹似牛奶上漂浮着春天最娇嫩的桃花。

擦着擦着，蓝田玉的气息渐急促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甜香。青瓷浴池里，忽而波涛汹涌，雾气蒸腾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蓝田玉睡后，花弄影走出玉洛轩，守门的小厮急忙迎上前行礼，询问蓝田玉的情况，接着传了苍繄的话。

“谢谢，我知道了，现在便过去。”花弄影微蹙眉，无声叹息，心里有如压了块砖。

苏字元现今似乎只是因为对她抱着爱情期望所以才有生存意志，如果不接受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花弄影觉得自己的心境又回到了重见步天音时的烦闷状态。

“啊！”花弄影不小心撞进了一个人怀里，有淡淡兰香气息，是很熟悉的怀抱。

“青洛，怎么走路这么不小心？若非我挡着，你便踩到沟里去了。”如箫般悦耳的声音，透着淡淡的疲倦。

花弄影抬头，看见了步天音。

这些日，由于蓝田玉垂危昏迷，她完全无心过问桃源及倾音园的事，因此，大大小小的事务便全交给了步天音一个人处理。这也罢了，因苏字元为救她而被逍遥老人打成重伤，步天音遂以长生诀助他疗伤，必定损耗不小。两项加在一起，不累就怪了。

轻叹一声，花弄影怜惜地抚上步天音的脸庞，“这些时日累坏你了。”

步天音握住她的手，一笑，轻道：“青洛，蓝田公子醒了？”

花弄影低声应道：“是的，刚醒。不过，看情形大抵是没事了。”

沉默了会儿，步天音将她搂入怀中，“青洛，看在他为你施了替身术，我可以容许他成为你的。但是，你是我的，青洛，你是我一个人的。”

花弄影有一瞬的糊涂。这话什么意思？

“但是那苏公子不行。他虽救了你，可是我也救了他，两不相欠。”步天音闷闷地说。

此时花弄影才恍然明白过来。天音这是同意她同时拥有玉与他。她从来没想到，以天音的高傲与洁癖，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花弄影眼睛里雾气浮起，湿润了脸庞。

无声长叹，花弄影歉疚地回抱步天音。

“步公子！步公子！”远远传来女子的高声呼唤，声音焦急慌乱，很快到了近前，“苏公子又昏过去了！请您速到星宇楼救治，迟了苏公子恐有生命之忧。”

字元？！花弄影大惊，身上冒起冷汗。字元为了她弑师，因而怀有死志，若真的就此离世，她一生将不得心安。

花弄影心急如焚，扯着步天音与方才呼唤的苍繄一起飞掠到星宇楼，冲进去，果然看见苏字元面色苍白，无一丝生气地躺卧在床上。

“字元！”花弄影扑到床前，惊喊。急抚脉，幸好，脉息虽弱，但尚无性命危险。

步天音扶起苏字元，手掌抵在他背心，输入内力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苏字元缓缓醒来，看到花弄影，眼睛倏然变亮，“小影！”然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

步天音脸色阴得像要打雷，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冷冷盯着苏字元。

苏字元虽然重伤体弱，神气不凝，但也感觉到了他不友善的气息。他望望步天音，垂下头，却并不松手，反而加力握紧。

步天音自知道他的意思，面色更见冰寒。

可巧这时卫子浩进来，向步天音施了一礼道：“步公子，关于星岛的交易有了新的消息，须得请您移步一谈。”

步天音气恼地看了眼卫子浩，又狠狠瞪视苏宇元，最终恋恋不舍地望望花弄影，无可奈何地跟随卫子浩离去。

步天音走了，花弄影松了口气，但又感觉有种难以描述的哀伤。她勉强扯出笑容，柔声道：“宇元，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？你受了重伤，需要好生将养，否则我可要生气了。”

苏宇元把玩着她的手，轻笑道：“你一直不来看我，我以为你还是不肯接受我，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活着。”虽是笑着说的，但言语中却有十分的认真。

花弄影无语，只能在心中长叹。末了，她轻声道：“现在我来了，你可要好生用饭睡觉，按时吃药。”示意苍繄端来鸡肉粥。

苍繄大喜，舀了便要喂苏宇元吃。然而，苏宇元偏开了脸。

苍繄一愣，手僵在空中，看看苏宇元，又看看花弄影。

花弄影也诧异，“宇元？”

苏宇元望着花弄影，眉梢眼角，俱是风流。

苍繄红了脸，垂下头，把粥碗放在几案上。

花弄影也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原来是要她喂。

略犹豫了下，无可奈何，花弄影只好端起碗，“就这次，以后你要自己来。”

苏宇元的笑容很明媚，仿佛阳光照耀在琉璃瓦上一样。没待花弄影把勺子递到唇边，已经迫不及待地张口，好像要吃什么稀世美味般。

一碗粥喂净，苏宇元意犹未尽，但他饿了两天，花弄影一下子不敢让他吃太多，便吩咐苍繄收拾退下。

正想法开导苏宇元，花弄影感觉身上一沉，苏宇元大半身体都依着她了。

好重！可是又不敢推开。花弄影暗暗叫苦。

“小影，我不要苍繄，把她换了。”苏宇元低声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苍繄人很漂亮，做事又利索，而且颇有担当，性情爽朗大方，在倾音园众侍从里算是十分出众的。

“为什么，小影不知道？她不是你派来的吗？”苏宇元抬头注视着花弄影。

花弄影疑惑地摇摇头。

苏宇元立时便笑了，那种欢悦，便似乌云尽散，晴空蔚蓝。

花弄影心下大奇。他到底在高兴什么？细细思索了会儿，顿悟，不禁又无声叹息。

那两日她守着蓝田玉，什么也不理。倾音园里能随意调动人员的只有步天音了。想是步天音为了避免苏宇元掺和进来，就把苍繄调派来照顾苏宇元，希望苏宇元伤病中感情脆弱，能接受苍繄，对她死心。而宇元误以为是她派去的，明示不要他，所以才那么

伤心，拒绝食水，一意求死。

花弄影轻轻将他挪进床榻里，极力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宇元，你且好好将息，我明日再来。”转身便要走，苏宇元却拉住了她衣袖。

两人默然对视片刻。

“明日，我等着你。”苏宇元轻若无声地道。

但花弄影知道，若等不到，他必又不会进食饮水。

点点头，花弄影快步离去，酸楚已涌入眼底。

花弄影在园里低着头疾走，心绪烦乱。此刻她深深体会到，被过多异性挚爱深情以对，绝非幸事。真正的幸福，是自己深爱的人也深爱着自己，这便足够了。多了，少了，都是痛苦。

上天似乎要回应她的心声，正想着，又撞上一个“多了”的人。

“秋水！你怎么了，为什么哭？”花弄影手忙脚乱找丝巾擦拭秋水脸上的泪，心里毫无疑问，不是把秋水派出去巡视东南一带的事务了吗？他怎么会这么快回来了？而且还哭着，难道被谁欺负了？

如此一想，花弄影便急忙拉着秋水上下细细打量一番，结果并没看到伤处。松了口气，她柔声问道：“巡视过程中可遇到什么麻烦？”

秋水泪痕未干的秀美脸庞微怔了怔，皱皱眉，面有恶色，挤出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哈，果然遇到麻烦了，还不承认！花弄影于是微笑道：“那你哭什么呢？难道被沙子迷了眼睛？”

秋水明亮美丽的大眼睛扑闪了几下，看看她，犹豫不决，但面有委屈之色，楚楚怜人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连我也不能告诉吗？”花弄影故意板起脸，装作要生气的样子，作势转身要走。

不出所料，秋水拉住了她。

秋水从没拂逆过她的意思，即使是他最不愿意的事。花弄影可以不相信自己，但却百分百相信秋水，他绝对不会背叛她。

“肯说了？”花弄影微仰起头，睥睨。

秋水蔫蔫地看了她一眼，低垂下头，“小影，你骗我。你说，两人若从小一起长大，产生的便不会是爱情。可是，我这次出去，听说不少夫妻都是青梅竹马。”秋水边说边注视着，眼睛清澈无比，映出她惶遽的脸。

“那，那个，我没有说绝对不可能，我只是说，多半是亲情是依恋。”花弄影左看右看，就是不敢对上秋水的眼神。发现秋水的感情后，她确实如此哄过他，还故意派他离开倾音园。

“如此，小影，你承认我是爱你的了？”秋水紧逼不放。

花弄影不语。

“小影，为什么不要我？我哪里做得不好？”秋水声音提高了些，引来走过的仆从的注目。

花弄影急忙伸指竖在唇边，示意噤声，“秋水，我们到冢园去吧。”

秋水瞧瞧左右，点点头，搂着她的纤腰飞掠而去。

冢园就在倾音园一角，里面有蕞春与月魂的墓冢。只要有空，花弄影便会来这里坐坐，与蕞春和月魂说说话。冢是新冢，但花弄影感觉他们离开了很久，非常怀念。蕞春的娇俏活泼，月魂的安静温柔，历历在目，却已隔黄泉。

知道蕞春是山茶花妖、月魂是玉兔精后，花弄影终于想起，她当初跳伞离开惊鸿山庄后，在崖下树林里曾救过一只险些被狼吞掉的小白兔。而离忧谷畔，有一棵巨大的山茶树，她常坐在枝丫上做梦或远眺。就只是如此小的情，却使他们付出了这般巨大的牺牲。

花弄影把蕞春烧焦的残枝与月魂的身体运回倾音园，安置在冢园。蕞春与月魂是她的家人，应该住在家里。她总想，或许有一天，蕞春与月魂会醒来，重新对她露出盈盈笑脸。

抚着冢碑，花弄影脸上有淡淡微笑。如果蕞春与月魂醒来，发现回到了倾音园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

秋水从身后抱住花弄影，将头倚在她肩窝，“小影，你早就知道我爱你了吧，为什么骗我？”

花弄影叹息了声，试图挣脱，但这次秋水很固执，紧抱不放。

“秋水，我希望你对我只是亲情和依恋。这样，我们仍可以像以前一样相处。否则……”否则如何，她也说不上来。

秋水静了会儿，道：“小影，我知道你爱蓝田公子，对公子也不一般。因此，我只求你让我留在你身边，让我爱你、保护你。而你，可不可以也爱我？哪怕一点点也好。”

“但是，秋水……”花弄影努力搜集一切可能的言辞，希望能劝服秋水放弃。

秋水捂住她的唇，“小影，即使你真的不能爱我也没关系，但是，你不能不要我，也不能否认我对你的爱。小影，今生今世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亦是你的鬼。此心上天可鉴！”

花弄影黯然。她相信秋水说的是真心话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更让她难过。“秋水，我一直把你当弟弟，以后也不会改变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秋水你如此美丽优秀，爱你的人会比天上的星辰更多。只要你认真考虑，一定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子。无望的执著并不是好事。”

秋水仍旧紧抱着花弄影不放，“小影，对我来说，除了你，天下没有女人，也没有其他能让我在意的人。即使真如小影所说，但在我看来，所有星辰也不如小影一个指头，世上所有人加起来，也比不上小影重要。”

说着，秋水笑了，笑得那样纯真无垢，就如天使一般。